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七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

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

介席末荅拜

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無算爵初使二人舉觶次徹俎次坐燕飲酒之終禮也○郝氏敬云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

敖氏云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仍併舉觶者異之也方氏苞云俎尚未徹而觶先舉何也脫屢升堂後拜興受送之儀皆不可

展故先舉觶于賓介以行酬賓介不飲而奠焉至無筭爵則仍令二人舉此觶也凡舉爵而奠之必下事更端使請安徹俎之

後舉此觶而行之於事甚順而必先舉何也君子行禮則不敢緩求安則不敢急亦三揖而進三讓而升之義也鄉飲則舉觶

于賓介射則舉觶于賓大夫示主人不敢專惠且遞酬而交錯主人力不能徧俾得少自休息焉耳二人舉觶不於諸公而於

介何也此禮為賓介而舉諸公雖尊乃為觀禮而來自不得主舉酬之事鄉射無介則大夫與賓各舉一觶可矣俎實則特存

臚肫以薦公大夫而介薦以脍又以明貴有常尊之義也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賈疏云以大夫尊於介故也敖氏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專以尊賢非為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義云坐饌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尊者亦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注非當以敖說為正褚氏寅亮云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鄉射無介故及大夫韋氏協夢云飲酒主于尊賢故賓居先介次之觀升堂時賓厭介介厭大夫則是大夫下於介矣經云舉觶于賓介則既酬賓即當酬介敖氏得之矣案後賓若有尊者節經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是公尊而禮如賓大夫尊於介而禮如介禮以賓介為重公大夫皆來觀禮者故不先賓介也敖說較注為的引燕禮者賈疏云證二人舉觶將洗時亦以此盥手也盛氏世佐云上一人舉觶洗而不盥此亦同避君禮也注引燕禮證此舉觶者之位面序進與彼同耳非謂盥亦同也疏誤高氏愈云此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二人復各飲一觶導飲為第十六番爵

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於席末拜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逆降後升者

爾岐云二人先後之序與升時相反敖氏云鄉射禮曰立于西階北面東上郝氏敬云立于西階上為避賓介拜也皆進

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

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
與文今文曰賓受
疏正義曰張氏爾

舉之觶待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筭爵者即此二觶

云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者敖氏云經文錯綜以見其同也

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云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

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之所興羣士也故凡事不敢與正

賓同若鄉射則無介大夫之重過於賓無所嫌而並辭故經特

著之介不辭所以尊賓也不舉觶於遵所以尊介也盛氏世佐

云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一人舉觶之時云賓辭坐受以

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之時云賓與大夫辭坐

受觶以興而此則於賓言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

其意也注因取受異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為牽率敖氏改之是

也而謂經有意錯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複言介坐受

以興者正以見介之不辭與賓為異其義初不在此一字也介

何以不辭蓋辭者辭其坐奠也卑於尊者不敢親授故有坐奠

之儀賓與大夫尊嫌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

也案取受二字散文則通對文則有異受對授而言尊卑不相

授受賓雖不敢以尊自居而奠之者則固以賓為尊也故經於

賓曰取不以授受言也介雖亦奠之而介卑於賓卑者可相授

受故經於介原其意曰受也取與受對言自有尊卑之別鄭注

未可非也云今文曰賓受者胡氏承琪云注語似今文於賓取

觶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而奠之下賓

是皆經卒賓篇

儀禮正義七

二

辭然後坐取觶若今作賓受坐取觶以興則不辭矣此經似無
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
節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蓋誤衍歟案此經文上下皆作坐
受也今文曰賓受謂今文賓亦曰受承上文賓言取介言受言
之耳曰賓二字疑互倒宋本賈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者此
節疏止釋此十字未釋今文曰賓受五字故標目無文胡氏遂
疑其誤衍失之矣褚氏寅亮云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
相似但此二解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高氏愈云此二人所
奠爲第十七番
爵賓介皆不飲

右二人舉解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
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
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
敢以禮般疏正義曰注強有力猶倦焉校勘記云力下徐本集
當貴者疏釋通解楊氏敖氏俱有者字○請坐于賓賈疏云
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敖氏云坐謂坐而
飲也賓辭以俎李氏如圭云骨體貴而肉賤少儀曰飲酒者有
折俎不坐敖氏云辭其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
敢坐也俎肴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

正於是又反命於主人注云賓主百拜者敖氏云此用樂記文也亦甚言其拜之多耳非謂真有百拜也云弛而不張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者雜記文云俎者胾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案禮盛者設折俎禮既成而俎仍設者主人尊賓不敢以禮殺而略之也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人請徹俎順賓意以安賓也司正復請於賓而賓許順主人意而許其坐也敖氏云賓鄉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賓之少者俎者許之是許其坐矣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子弟疏正義曰面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姜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疏氏兆錫云以降自面階決其為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凡升降皆面階一以輔賓一以監眾安得以面階二字臆揣之邪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蓋徹俎是命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辦故司正首受俎主黨弟子輔之而賓大夫之從者受於外也本紀賓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皆主黨而從者則賓大夫之從者可見也案弟子位在西階故司正降面階前以命之眾賓位皆在西階故知弟子為賓之少者賓介大夫之從者不得稱弟子不得列面階下故必授諸弟子弟子始出而授從者下文主人取俎還授弟子介取俎亦還授弟子何以明弟子之必為主黨記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謂主人之

俎藏於東房又何得以東決其為主黨弟子是姜氏亦臆揣之

辭也不如注據經文降階前三字決其為賓黨弟子為確敖氏

云俟徹俎者俟尊司正升立于席端待疏正義曰席端校勘記

者徹俎乃受之也司正升立于席端待疏云席唐石經楊氏敖

氏俱作序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席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亦

云升立于序端案疏內標目司正至席端疏云即升立于序端

皆誤也然單疏本已如是則誤久矣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

非始於通解今案毛本疏無標目

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尊者降席席東南面徹俎也遵

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

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為僨或

為疏正義曰尊者降席東南面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

全疏解楊氏敖氏俱重席字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大夫降

席席東南面大夫即尊者也亦疊席字案疏云遵不北面者以

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是疏本亦疊席字注云皆立相須

徹俎者敖氏云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云遵

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

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者敖云尊者乃

此鄉之人仕至公卿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謂之尊者

以其遵承主人之命而來歟或曰遵之為言尊也大夫尊於士

故以是名之未知孰是案遵之為義爾雅釋詁云遵循也廣雅

釋詁云遵表也毛詩酌傳云遵率也是遵為儀表尚可率循之
義故注以為主人所榮而遵灋者也敖說非云今文遵為倨或
為全者胡氏承琪云禮記冠義云介倨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
倨皆作遵又少儀倨爵注云倨或作騶古文禮俱作遵古文禮
者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此注云主人所榮而遵灋者也於
鄉射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灋之也是古文作
遵者正字今文假倨為之倨或為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
子者之與鄭注云撰讀為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誤音詮是
其例也案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遵亦遵倨相通之一證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
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

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

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

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疏正義曰則使

記云受唐石經集釋俱作授○賓取俎還授司正教氏云北面
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
尊宜異之方氏苞云惟賓之俎以授司正鄉民之秀者可以出
而長之故重其禮以厲羣士也韋氏協夢云鄉射司正以俎出
授從者此亦然主人取俎以下教氏云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
以先者既降為節取俎不言所鄉如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

自西階者辟君禮也則使人受俎敖氏云人亦謂弟子鄉射禮
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射之大夫
不過本州中爵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與主人同鄉飲酒之遵
者諸公之下尚有諸卿故使公士受俎特異其文曰使人又申
之以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乃公士而非弟子也若使
弟子則一與主人介同更無所謂如賓禮者而經贅設此文義
無所取矣注云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
位者張氏爾岐云向席取俎轉身以授人復初入之位東階西
階相讓之位也敖氏云賓降立于西階而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介于賓南大夫在介南眾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氏惠言云初
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眾賓皆庭中而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
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而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眾賓降立
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
西階而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凌氏釋
例云凡無筭爵必先徹俎降階鄉飲酒禮二人舉觶畢司正升
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
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
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
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俎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
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鄉射禮
二人舉觶畢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

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降自阼階西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還北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於爲大夫旅酬之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筭爵同矣至於特牲禮宗人告祭胥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在旅酬之後則祭畢飲酒之禮不同於飲酒之正禮也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

爲疏正義曰揖讓如初升坐敖氏云謂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賓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眾賓亦以次而升郝氏敬云

揖讓如初升謂三揖三讓如初迎賓時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而以股帖足也盛氏世佐云揖讓如初當如敖說○注不空居

堂校勘記云空楊本作宜云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者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

之敖氏云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於堂而說屨於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皆故說於下賓黨之屨亦北上

也方氏苞云燕大射但言賓諸公卿大夫說屨升則君說於上明矣排闥說屨於戶內惟長者一人卿大夫齋齒並尊以與賢

能與賓同說屨於階下蓋降爵齒以明尚德之義也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敖氏云謂賓在主人之左故主人先說左屨

主人在賓之右故賓先說右屨是亦鄭氏以意言之耳今文說爲稅詳見士昏禮說服下吳氏廷華云如初者如上獻訖升堂

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齋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疏正義也今進羞所以盡饗也敬之饗之所以厚賢也疏曰注

鄉設骨體校勘記云釋文云鄉本作羈同通典作享云羞進也所進者狗齋醢也者李氏如圭云齋切肉也薦羞不踰牲此

牲狗則羞者狗齋也醢則雜餘牲兼作之敖氏云羞者羞庶羞於凡有薦者也此時眾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注云所進者狗

齋羹也少牢特牲之庶羞皆以其牲肉爲齋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之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筭爵皆說屨升坐乃羞鄉飲酒禮

將行無筭爵主人請坐於賓賓辭以俎至徹俎畢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是無筭爵皆說屨升坐乃羞也鄉射禮徹俎畢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畢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大射儀徹俎畢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燕大射無筭爵說屨升坐乃羞亦與鄉飲酒鄉射同惟鄉飲酒鄉射升坐後即行無筭爵燕禮大射升坐後先獻士始行無筭爵爲異耳又鄉射疏云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室其餘說屨於戶外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易在堂矣亦與鄉飲酒鄉射異也至於特牲禮無筭爵本於階下行之故無說屨升坐之文祭畢飲酒禮殺故也不云乃羞者前旅酬時已羞也有司徹賓尸之禮無筭爵惟行於堂上然亦祭畢飲酒故不云說屨升坐但於是時羞庶羞而已其於特牲無筭爵唯有堂上堂下之分而其爲禮殺則一也不償尸之禮羞庶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特牲禮異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

于賓與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算唐石經徐監皆作筭下同案夫皆是此二字諸本鎔出後不悉據注使主人舉解于賓

徐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二楊氏作一○李氏如圭云臯二人

所舉解者至此二解並行交鎔以酬辯旅在下者主人之贊者

亦與焉復實二解反奠之其爵無筭楊氏復曰鄉飲酒無筭爵

其文略案鄉射無筭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解不拜執

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眾賓長受而鎔皆

不拜注鎔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

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

之解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解以之介及其交鎔而行也當實主

人之解以之眾賓長實介之解以之次大夫又實眾賓長之解

以之第三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解以之第二次賓長如此

交鎔以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面階上及其辯也執解者

洗升實解反奠於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

乃止此所以為無筭爵也敖氏云無筭爵者行其奠解終而復

始無定數也此異於鄉射者舉解及反奠者不於大夫而於介

耳其賓解亦以之主人介解則以之大夫其餘皆可以類推之

也程氏易田云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

之文非引無筭爵時使二人舉解之文彼經無筭爵下則曰使

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與取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

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鎔不拜此經無筭爵時亦

當略同亦使二人舉解賓與介亦取前薦而薦南受而奠於其

所之二觶飲卒觶執觶者亦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介觶
眾賓之長受而鎔也如此則賓介奠於其所之觶至是起而行
之矣秦氏蕙田云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爲尊鄉飲酒有介
當以賓與介爲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介俱相提並論則無筭
爵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說
爲是楊氏尙沿舊注之誤耳盛氏世佐云鄉射禮無介故云賓
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此篇有賓有介上旣言使二人舉觶于
賓介則此時取奠觶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眾賓長實大夫
說是也及其交鎔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次大夫實次賓長之
之觶以之第三次賓長又實眾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實次賓長之
觶以之第三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也其旅在
下者於面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惑於鄭注若有大夫則舉
觶於賓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凌氏釋例云凡旅酬旣畢之
酒謂之無筭爵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說屢揖讓
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主人
以賓揖讓說屢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屢升坐乃羞無筭爵燕
禮主人獻庶子後無筭爵注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
醉而止疏云此時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
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筭爵者也特牲禮旅酬畢賓弟子
及兄弟弟子舉觶爵皆無筭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
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鎔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
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徹旅酬畢兄弟後生舉觶至賓一人

舉壽於尸後賓及兄弟交錯以酬皆遂及私人壽無筭又不償
尸之禮次賓加壽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壽注此亦與賓同
者在此篇此祭畢飲酒之無筭壽也皆行於旅酬之後者鄉飲
記主入之贊者而面北上不與無筭壽然後與謂贊者不及獻
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筭壽乃得與也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履升
坐脩壽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
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也孔氏正義曰降說履升坐者此
謂無筭壽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又云脩壽無數者謂無筭
壽也熊氏云謂壽行無數矣然則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問或
飲酒之禮至無筭壽乃備可知矣無筭樂合盡歡而止也春秋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疏正義曰敖氏云壽行則奏樂壽
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筭疏止則樂闋故壽無筭而樂亦無
筭也郝氏敬云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筭不
拘於三也方氏苞云舊說仍用前歌與閒但疊用數篇周而復
始亦比於慢矣疑若春秋傳所載賓各賦詩工以瑟與笙應之
其不歌者亦聽以無定數故謂之無筭耳以不出大師所陳十
五國之風故曰鄉樂案諸家言無筭樂皆與注異考注云或閒
或合盡歡而止蓋謂奏樂不定依獻酬之節或用閒歌或用合
樂無一定之數主賓盡歡壽止而樂始止也敖氏說可與注相
發明引春秋傳盛氏世佐謂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
札之請而備陳之聘禮云歸大禮之日即受
舊儀請觀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筭也注引之誤

右坐燕此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

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

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

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

賓皆疏正義曰注云陔夏也陔之言戒也者李氏如圭云詩

出陔之言戒義合案周禮鍾師祓夏杜子春云祓讀爲陔鼓之

注說文曰宗廟奏祓樂是陔卽祓夏賓醉而出奏祓夏是祓之

義取於戒注通陔於祓故曰陔之言戒也李氏似以南陔當此

經之陔未知所據敖氏云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

其名義未詳盛氏世佐云周禮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

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止是以頌不能具

則陔亦頌之逸篇歟然以大夫而送賓之樂儼然與天子同何

其無差等也鍾師陔夏之陔本作祓而此篇及鄉射燕禮皆言

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祓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

矣竊謂夏大聲也別之於頌必非諸侯以下之所得于諸侯大

夫所奏蓋別爲一詩而今亦止之也或以音節爲別如幽詩七

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歟樂師鄭司農注云今時禮行於太

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則陔之音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

師之祓夏混而一之至今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辯其誤